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66

24 Novem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六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24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菊地先生	(日本)
成员国：阿根廷	博赫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伯爵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蒂默伯耶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希基尔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女士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姆弗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987年11月19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78)

1987年11月20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286)

主席：根据在前几次关于本议程项目的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我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巴西、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佛得角、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拉维、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葡萄牙、南非、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诺基拉-巴蒂斯塔先生（巴西）、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桑托斯先生（佛得角）、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扎波多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里汗先生（印度）、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曼格瓦祖先生（马拉维）、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马托斯·普里恩萨先生（葡萄牙）、曼利先生（南非）、卡洛伊先生（突尼斯）、查库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斐春宁先生（越南）、

佩伊齐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给我的信，他们要求应邀参加安理会对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有关条款以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佩尼亚洛萨先生（哥伦比亚）、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布兰科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刚果、加纳和赞比亚代表1987年11月24日的来信，信中说：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荣幸地请求，在安理会专门审议题为“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的议程项目的会议上，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外事秘书特奥一森·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19293印发。如果我没听到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古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成员面前现在有载有阿根廷、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提交的决议草案的文本的文件S/19291。

阿杜基先生（刚果）：主席先生，我代表刚果代表团，很高兴地祝贺你就任安

全理事会 11 月份主席。我们大家都赞赏你作为老练的外交家的品质，毫无疑问，在你的熟练指引下，安理会这个月的工作将取得成功。

我要对你的前任，10 月份主席，意大利的布奇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和感激。

最后，我想利用这一机会欢迎和祝贺约克伯爵，他最近担任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常驻代表。我可以向他保证刚果代表团将同他合作。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有时宣称安哥拉的自由遭到了损害，或到处都在打内战；有时又宣称，那里有外国军队；通过这些借口，它对年轻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该国英雄的人民在安人运的领导下，在 12 年以前战胜了殖民占领——发动并进行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完全是有计划、不宣而战、不公正和应遭谴责的。

安哥拉，在 1975 年 11 月 11 日无比快乐地庆祝胜利之后，其南部领土由于背叛份子和拥有的精良的进攻性武器的敌人而迅速遭到深入的攻击和占领。

安全理事会第 387 (1976) 号决议以及澄清其条款含义的辩论，向国际社会和各地的进步力量揭示了南非种族隔离少数政权在安哥拉以及整个区域的阴谋。

同样，在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时，在 1976 年，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再三侵犯，军事侵略行径以及这些行径的加强使之成为安理会其主要责任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范围中一项令人不安和持续的部分。局势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因此，仅在 1985 年一年中，安理会为了处理对安哥拉的侵略和颠覆行为进一步升级的问题，就进行了四次辩论，通过了四项决议，这已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样，在安哥拉人民头上又强加了一场新的战争，而该国人民刚刚赢得了漫长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这场新战争是残酷的、不公正的。

最近于 10 月份和 11 月初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军队和敌军之间重新开始的战斗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交战的军事范围很广，而且一定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战斗

又在安哥拉领空及其南部各省的陆地上再度展开，这几个省与国际领土纳米比亚接壤，而该国际领土已被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非法地变成了一个前沿基地，以便从这一基地对邻国，尤其是对安哥拉发动并加强侵略活动。

种族隔离政权已经将其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对立起来，并在安哥拉领土上驻扎了三千多人，这些人来自南非军队，装备着装甲车和重炮武器。

现在仍可以看得到博塔总统和他的一些部长在安哥拉领土上进行的荒唐的检阅，这种作法公然侵犯了该国辛苦赢得的主权和独立，这种检阅根本不能确认南非在这场战争中的优势，它反而暴露了傀儡们的混乱，而这种傀儡是与安哥拉为敌的，用塔西图斯的话说，是匆匆一头栽进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帮凶的奴役之中。

这还不够，南非的领导人在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兰的宣言中公开承认，种族主义部队与安哥拉军队进行战斗，是为了防止他们的补充部队安盟的恐怖主义分子被打跨。因此，情况很明显，我们不要被自封的自由战士分散注意，否则，我们就变成确认受到某些人支持和鼓励的种族隔离政权有自由作出上述行动。

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达·席尔瓦·德·莫拉先生在他对安理会作的杰出发言中，对南非提出了他的国家的控诉。他告诉我们，安哥拉政府，安哥拉的男女老少是不会屈服的，不会怀有被奴役的想法，也不会接受他们被奴役的。他们比以往更有决心去战斗，去夺取胜利。

无疑，新安哥拉的灵魂是与其英勇的儿子在一起的，他们拿起了武器来保卫其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其自决。

事实上，尽管为了缓和非洲南部次区域的紧张局势，作出了一切努力，就如安哥拉共和国总统仍在1987年11月19日(S/19283)给秘书长的信中强调：

“种族主义南非政府仍进一步加强颠覆其邻国。尤其是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南非千方百计地谋求破坏这类努力。”

多斯·桑托斯总统的信进一步警告我们，南非军队的重要单位之一，第八坦克

师正以全副武装，在严密的空军掩护下，向库内内省进军。

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安哥拉政府并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推行的蓄意侵略和压迫政策。这一持续政策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它无疑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对这一政策进行一致和直截了当的谴责，以及对执行这一政策的种族主义少数政府的谴责的同时，应当要求实施全球性和有约束力的制裁。也应当考虑到所造成的破坏的赔偿。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不一道要求并实现从安哥拉领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南非军队，我们实际上将成为种族隔离政权暴行的同谋。

因此，安全理事会发出的信息应当是明确和一致的。这样，傀儡集团和敌人将认识到，尽管表面上看来赢了几场战斗，他们无法违反国际法和习俗而逍遥法外，因为安哥拉人民的努力和非洲南部成为捍卫自己独立的受害者的所有人民的努力一样，将得到协调和加强。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这将必然导致战胜病态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可怕阴谋。

主席：我感谢刚果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热烈和真诚的祝贺。由于你代表的国家与我国保持着十分友好和热诚的关系，你担任主席使我们感到更加高兴。我们确信，你的长期的外交经验和政治智慧将引导我们的审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也要借此机会热烈地赞扬你的前任毛里齐奥·布奇大使，他出色和极为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

主席先生，承蒙你允许，我要非常热忱地感谢刚果的阿杜基大使的客气话和所有向在此热烈地欢迎我担任新职务的各位致谢。

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再次处理南部非洲的局势。安全理事会今年至少有4次会议集中讨论该区域，这种现象表明了南非的政策给世界的那个部分带来了多大的混乱。除了在南非本身的加紧镇压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之外，比勒陀利亚对邻国的破坏政策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列入安理会的议程。南非最近对安哥拉的干涉是

这一政策的又一个可叹的例子。

欧洲共同体的部长于1987年11月23日昨天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强烈谴责南非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

完全遵循这一部长级宣言，联邦政府强烈谴责南非武装部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继续进行干涉，以及博塔总统和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对在安哥拉进行战斗的部队的访问。南非政府的这一行动侵犯了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还违反了根据1984年2月16日的《罗安达协定》承担的条约义务。南非对安哥拉的干涉违反了国际法并加深了暴力与反暴力的恶性循环，阻碍了谋求和平解决南部非洲冲突的所有和平努力。

联邦外交部长根舍在最近访问罗安达时再次采取下列立场：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不仅限于南非，而是危及了远远超越南非边界的整个区域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本原因。在南非的破坏政策的受害者中，安哥拉与纳米比亚是明显的例子。纳米比亚正被滥用作为南非侵略行动的跳板。根舍外长还指出，南非跨越边界的暴力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现有协定。我们谴责南非的军事干涉并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这种行动。

联邦政府既拒绝南非的破坏政策，也拒绝种族隔离本身。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不能改革：必须予以废除。我们站在那些在自己的国家中被剥夺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人们一边。我们要求立即在白人少数与黑人多数之间进行全国对话，以便以和平方式结束种族隔离。这种对话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就是取消紧急状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并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黑人多数的其它组织的禁止。

联邦政府赞同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在不提任何进一步的条件的情况下允许纳米比亚独立。

安哥拉必须能够在没有外国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寻求其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联邦政府欢迎美国和安哥拉政府之间目前的谈判。联邦政府希望，这些谈判将会

成功，并导致所有外国军队从安哥拉撤出。 联邦政府绝不希望把外部问题强加给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国政府认为，美国与安哥拉之间的协定将改进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的机会。 联邦政府呼吁南非政府立即无条件地从安哥拉撤军并在未来不要采取越界军事行动。 只有谈判而不是暴力行动才能创造该区域如此急迫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达尼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诚挚地祝贺你当选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的最高级国际机构——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我们相信你杰出的政治和外交才干将保证安理会成功地履行其职责。 我还要十分高兴地赞扬你的前任、意大利常驻代表布奇大使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审议工作，使安理会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执行联合国和平计划的第601(1987)号决议。

几个星期前，安全理事会忙于讨论纳米比亚的前途问题，并忙于采取一项新的旨在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主动行动。 国际社会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601(1987)号决议，希望能使该地区摆脱由于南非占领纳米比亚而造成的紧张局势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以及该地区不稳定局势中的一个最严重的因素。 当国际社会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意志作出反应并与和平努力进行合作时，种族主义政权坚持侵略政策，威胁着非洲邻国的安全。 南非统治者坚持顽固立场，在安哥拉南部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 几年来，占领部队对安哥拉南部进行了大破坏，变本加厉地对它进行侵略，并把对它的占领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埃及政府十分关心种族主义者继续扩大对安哥拉主权和独立的侵犯、对它的领土完整的威胁这一严重情况，我们提醒人们防止非洲大陆这一地区形势的恶化。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埃及和整个非洲对安全形势的严重恶化并不感到吃惊，而认为是预料之中的事。 我们曾多次对这一问题提出警告。

安哥拉南部形势的恶化并不令人吃惊，而是在预料之中的。 因为没有人能阻

挡比勒陀利亚政权，这个政权的领导们的头脑已经失去理智。此外，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立场也缺乏果断性和制裁能力。

最近形势的恶化是在预料之中的，并不使人感到吃惊，因为比勒陀利亚的非法政权为自己开脱责任，认为加紧针对独立的、主权的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和破坏活动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兄弟的安哥拉再次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南非对它的领土的侵略，控诉占领军队进入到它的领土几百公里深处，破坏财产，杀害无辜的人民，

安哥拉一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每一次都表明安哥拉尊重国际法，确信《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尊重各国享有安全和平生活的权利，拒绝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安哥拉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并得到所有非洲国家支持的事实意味着，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责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制止可耻的南非政府的行动，迫使它放弃侵略和恐怖主义的政策。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统一坚定立场，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占领部队和侵略部队尽快从安哥拉领土上撤走。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行使权力，保护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因为这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力不足以对付横行霸道的种族主义部队。

我们与那些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现在仍在努力争取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兄弟享有共同的命运，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出于这一原因，埃及政府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申明，埃及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支持抵抗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残余的斗争，支持反对奴役和恐怖主义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埃及政府认为，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根除种族隔离政权、制止它的猖狂侵略行动、结束对纳米比亚和安哥拉南部的非法占领的唯一有效方法，因为事实清楚表明，理智无法说服少数种族主义者接受和平解决方法。事实清楚表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新战略是继续破坏非洲尊严，屠杀妇女儿童，不断制造出更多的历史性流血事件。

埃及再次重申坚决支持安哥拉的和平与安全权利，并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结束它12年前获得自由以后强加给它的生活，使它的人民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俞孟嘉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您——中国友好近邻日本的杰出代表，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您表示祝贺。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杰出的才能一定会领导安理会顺利完成11月份的工作。我还愿借此机会，对您的前意大利大使布奇阁下出色的工作表示敬佩和感谢。

上星期五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德莫拉先生阁下在安理会的会议上，有力地控诉了南非肆意侵略安哥拉的罪行。南非当局最近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南部四个省发动大规模入侵，并正集结军队准备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在此期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头目博塔率领五名部长非法进入安哥拉国土，为南非侵略军助威鼓气，停留长达二十六个小时，这种明目张胆侵犯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粗暴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对此，我们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安哥拉政府和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正进行着英勇的抵抗，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坚定的声援。

自从1975年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南非种族主义当局从未停止过对它的侵略和破坏。安理会曾多次通过决议，谴责南非的侵略罪行，要求它从安哥拉撤出全部军队。但南非政权却置若罔闻，把不经宣布的战争强加于安哥拉，至今仍侵占着安哥拉南部部分领土，使安哥拉人民在独立后十二年的时间里不能和平地重建自己的国家，生命和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南非当局最近猖狂侵略安哥拉和加紧对安内政的干涉不是孤立的行径，而是其变本加厉推行反动内外政策的一部分。近几年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面临国内广大人民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却执迷不悟，千方百计维护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强化国内镇压机器的同时，对周围邻国加强了军事入侵、政治颠覆和经济破坏活动。它继续拒不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除侵略安哥拉外，还一再对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等国进行袭击侵扰。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倒行逆施已使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形势日益恶化，危及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非当局对安哥拉新的入侵，恰恰是在安理会通过第601(1987)号决议之后，是在联合国大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之时，这是南非对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所作的努力的有意破坏，是对国际社会的公开挑衅。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对此作出有力的反应，我们主张：1、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对安哥拉加紧侵略以及对安领土的占领；2、强烈要求南非当局立即停止对安哥拉的侵略和破坏，并将其全部军队无条件地从安领土撤出；3、呼吁国际社会向安哥拉政府和人民提供援助；4、如果南非一意孤行，安理会应立即考虑按《宪章》有关规定，对其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

正如许多代表团所明确指出，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庄严职责。面对南非当局肆无忌惮的暴行，安理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果断行动制止南非侵略，维护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唯有这样，才不辜负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信托。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尼加拉瓜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 你的技巧和外交经验足以保证安理会的重要讨论取得成功。 同样，我们也要向你的前任意大利布奇大使表示赞赏，他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

国际社会再次目睹种族隔离制度对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真正威胁。 该种族主义政府不满足于野蛮镇压本国人民，现在又对邻国施行暴力和恐怖，仅仅因为这些国家谴责了种族隔离的制度。

比勒陀利亚领导人傲慢无比。 正当前线国家领导人在卢萨卡开会讨论合作与发展的机制的时候，南非却加剧了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 安哥拉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卫道士彼得·博塔所推行的“总体战略”的破坏政策的首要目标。

尽管安哥拉政府一再采取主动，表现出灵活的姿态，南非依然千方百计地阻挠

通过谈判使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问题获得政治解决的任何努力。

种族主义军队深入安哥拉达500公里。种族主义分子在进行这些侵略行为时动用了诸如飞机、直升飞机、装甲坦克与重炮等尖端军事设备。

南非军队中著名的精锐部队第八装甲师从被占领的纳米比亚侵入安哥拉领土，掩护一支目前非法占领安哥拉的三千多人的种族主义军队。然而，更有甚者，皮埃特·博塔最近竟视察了安哥拉领土，这简直是十分嚣张，公然蔑视国际社会。

不能孤立地来看待比勒陀利亚最近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径。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与目前局势有关的其它因素。首先，在南非国民党为了在所谓白人选举中取胜而提出的纲领中，国民党与种族主义者明确地授权博塔加强白人在国内的至高无上地位并使之永久化，而且重申南非军事力量是恫吓与破坏邻国稳定的手段。第二，安哥拉武装力量的必然胜利——如同在以往各次一样——意味着种族主义分子们必须不择手段地避免自己迫在眼前的失败。

此外，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一局势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建设性妥协政策的后果。这种政策不仅实际上鼓励了比勒陀利亚对邻国实行侵略，而且——既然现在克拉克修正案已经被打败——直接向安盟雇佣军提供了援助。这项政策已受到非洲统一组织与其它不结盟运动国家的谴责。如果我们真要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与稳定这一政策就一定要改变。

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了与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有关的第601(1987)号决议。今天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南非从被其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对安哥拉所进行的侵略行动。这也表明了南非对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究竟有何尊重。究竟还要等到南非作出什么事才会受到那些一贯投票否决安全理事会为履行其职责所做的一切努力的国家的谴责？

为了消除恐怖、破坏稳定的行动以及对南部非洲和平的威胁就必须消除种族隔离。南非与纳米比亚人民正为其解放而在进行英勇斗争，安理会与国际社会都应起自己的作用，对得起陷入这场斗争的人民所作出的牺牲，而这场斗争涉及我们所

有人。

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仍旧是国际社会迫使比勒陀利亚取消其不人道制度的最有效的和平途径。

同样，我们一定要对得起前线国家，尤其是目前安哥拉人民在英勇抵抗南非侵略中所做的牺牲。我们要强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最重要的是包括向这些国家和解放运动提供经济与物质援助。因而，我们真诚呼吁增加对非洲基金的国际援助，该基金是由不结盟运动与南部非洲合作与发展会议所创立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尤其是与种族隔离有良好关系的成员国在行动时要有目前局势所需要的责任感。我们希望人类的利益将被置于非人道制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之上。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将支持正义的意旨，以便我们的非洲兄弟们能够最终得以在和平与尊严中建设自己的未来。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邀请他在安理会桌前就座并发言。

马克西莫夫（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作为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成功地执行了你的职能。我也要对你的前任布奇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10月份称职地引导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也要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项目。

几天之前，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种族主义南非所执行的种族隔离的政策。10月底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南部非洲的局势，并通过了第601（1987）号决议，而现在安全理事会又被迫再次审议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因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侵略行动。正如几天前载于文件S/19283中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信件所指出的那样，南非陆军一直在大举武装入侵安哥拉东南部的宽多库邦戈省，并正准备把重型军事设备带入西南部的库内内和威拉等省。该信

件还指出，安哥拉政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南非军队最重要的部队之一第八坦克师已带上全部装备在大批空军的掩护下以作战队向库内内进发。安哥拉对外关系副部长达席尔瓦·莫拉在11月20日给安全理事会的声明中已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安哥拉总统在其信件中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结束这些行动——这种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的最基本规范的公然和狂妄的挑战。”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十分严肃地审议目前出现的这一局势，并采取坚决的步骤对付死不悔改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采取这些步骤的国际法律基础已存在了一段时间，这个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联合国1974年12月所通过的侵略定义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其它决定和决议以及《禁止与惩罚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该公约指出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罪，由种族隔离政策与做法所带来的不人道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罪行，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最近又再次证实了这点。

毫无疑问，目前讨论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事实是，如果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的直接与间接的支持，它就不可能如此厚颜无耻地进行活动。正是这些国家阻止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更为果断和有效的措施。

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不符合加强和平与发展合作的目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推行的侵略与破坏安定以及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努力获得核武器等，这一切都表明不仅对南部非洲，而且对该区域以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连续不断的真正威胁。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以在新的政治思想和对国际安全的新做法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关系根本突破为目的的政策。由包括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所提出的为创立全面的国际和平安全体系，包括解决区域冲突，消除殖民主义残余以及根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而提出的倡议就完全是为上述

目标服务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协同一致的努力。戈尔巴乔夫先生在其“现实与安全世界保障”一书中指出：“更加协调一致地努力击败种族隔离制度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制度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破坏稳定的因素之一。”（S/19143，第7页）

鉴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毫无听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意见的愿望，因而应加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压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赞成抵制和孤立种族主义政权。它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忠实地遵守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为了遵守我们始终不一的向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政策，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别的一些国家一道在本届大会上共同提出第42/23C号决议。该决议指出：

“3、因此紧急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立即采取行动，以便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并敦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政府及其他反对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政府重新评估其政策，停止反对由安全理事会实行这种制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忠实地履行和执行联合国有关决定，从未与南非在政治、经济、军事或任何其它领域保持任何关系；它严格服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旨在在国际上全面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议。

在愤怒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公然侵略时，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但要严厉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而且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其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挑衅行为。

为了确保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必须结束对非洲独立国家侵略与破坏安定的任何行径。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获得真正独立，并且一劳永逸地永远结束这一非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

主席：我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佛得角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桑托斯先生（佛得角）：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照准佛得角参加本次辩论的请求。我愿对你成功地执行11月份主席的职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我们相信以你的外交与个人品质，以及贵国的威望，你将使安全理事会能够欢接摆在它面前的挑战。

我们感激你的前任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尊敬的布奇大使阁下成功地主持上个月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面临比勒陀利亚政权武装侵略安哥拉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在南非军队对前线国家侵略和进行战争冒险的行径面前，安哥拉总是首当其冲。

不顾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所有其它国际讲坛对其侵略行径的反复谴责，兄弟的安哥拉人民仍然继续遭受由于任意侵犯和非法占领安哥拉领土的行径造成的巨大人力和物力损失。目前的侵略只是自安哥拉独立以来就开始的，使安哥拉人民承受破坏与苦难的、漫长和痛苦的漫长篇章中的又一插曲。

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德莫拉先生阁下向我们详细报告了南非军队在安哥拉领土上进行的最新和最野蛮的侵略行径。我们热烈欢迎德莫拉先生阁下出席安理会会议。

面对这一新的战争升级，我们不得不重申我们全面声援英勇的安哥拉人民及其政府。紧接着战胜殖民主义之后，安哥拉人民及其政府就被迫对付强大的南非军队的野蛮侵略。对此，那些直接或间接帮助种族隔离苟延残喘的人却默然视之。种族隔离制度得以维持乃是依赖不断地对邻国进行侵略和破坏。

作为一个热爱和平，决心谋求非洲和平的国家，一个与安哥拉有着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斗争历史的国家，在这一导致召开安理会的严重局势中，佛得角愿和非洲与所有珍惜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一道同表义愤。

南非进行的战争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严重地威胁了该区域作出的发展努力。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精力必须用来维护领土完整，更不用说人民生命丧失和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了。

除了种族主义军队侵略行动的野蛮性质之外，最近的侵略行径具有似乎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特征。所动用的军事手段、战争的暴力程度和持续时间、以及公开承认侵犯安哥拉领土、藐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最基本准则和博塔总统非法进入安哥拉领土会见安盟武装匪徒这一系列事实都表明这次战争升级行动违反了国际社会的良知。

比勒陀利亚想要我们相信南非的问题是邻近的前线国家的因素造成的。根据这种逻辑，只能对这些国家采取侵略行径，从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然而，现在已经很清楚，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是该区域发生的所有破坏活动和一切苦难的根源，因为这个制度同当今世界非洲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格格不相容的，因为这个制度是惨无人道的，人们不可接受的，也是不符合普遍的道义原则的。

罪恶的根源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很显然，在该区域建立和平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定要求根除种族隔离制度。人们一再指出，不仅是黑人大多数，而且包括全体南非人民都必须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全体南非人民，不分社会背景或肤色都能享有同等权利和人类尊严的社会。安哥拉这个国家只希望在自己的边界里过着和平生活，并为自己的人民造福。但是，再次看到从纳米比亚——一块联合国负责的领土——发起这次侵略行动，我们表示遗憾。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要求南非立即撤军，并要求南非停止对邻国采取侵略行动。制止比勒陀利亚的罪恶政策，寻求尽快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时刻已经到了。

在结束这次发言之前，我们希望在此向安哥拉人民和英勇的安哥拉军队致意，他们为捍卫阿戈斯蒂纽·内图的神圣土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呼吁国际声援，希望安哥拉早日享有和平，而和平对其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主席： 我感谢佛得角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毛里塔尼亚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明，我非常高兴地对你担任1987年11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之所以感到高兴，还因为你所代表的国家表现出来的才能和智谋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你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品德以及你本人的经历将保证在你的明智的指导下本次会议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一个友好国家意大利的常驻代表布奇大使表示，我们赞赏他以干练和权威性的方式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不到一个月之前，10月30日安全理事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601（1987）号决议，给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停火的希望，停火是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首要步骤，国际社会在该决议中一致确定了一项纳米比亚领土独立的计划。与此同时，国际社会通过该决议表示自己的关切，并表明再也不能容忍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以各种不相干的问题和障碍来不断阻碍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和睦。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和平的姿态显然并不为种族隔离政权所接受，它对兄弟的安哥拉共和国进行大规模残暴的袭击，这再次向全世界表明几代人已经清楚看到的事实：种族隔离同和平根本对立。对一个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再次袭击比任何东西更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以及种族隔离的信徒一再藐视世界公众舆论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或建议。

此外，尽管这种态度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南非对安全理事会和全世界采取了公开挑衅的形式：首先，因为卷入部队的规模之大，占领区域的范围之广，以及在纳米比亚北部军事力量的进一步集结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准备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其次，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头目博塔在其种族主义少数政府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视察安哥拉南部，这表明其宣称的目标与其说是追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民族主义战士，不如说是破坏安哥拉政府的稳定。

面对这种傲慢和无耻的态度，人们再也不能沉默了。沉默无异于破坏联合国在道义上的信誉，特别是破坏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同样，沉默就等于削弱联合国如此充分体现出来的那些理想。

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相信，由于其承担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安全理事会不仅必须谴责这一新的侮辱行径，而且也必须运用《宪章》第七章的有关条款，对这个逍遥法外的国家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南部非洲人民的一切悲剧都起源于罪恶万端的种族隔离制度。如果不彻底消除这一侵害人类罪行的制度，该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只有通过暴力才能维持这种制度，而这样做必定会引起对抗，导致镇压、对抗、镇压的恶性循环。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步骤，彻底消除这种制度。

最后，我必须再次表示，我国声援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为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该地区一切罪恶的根源——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我国同样声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解放运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正在为恢复自己人民的自决、自由和尊严等权利而勇敢斗争。他们的斗争是我们大家的斗争。

主席：我感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安理会11月份事务感到十分高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熟练的外交家和谈判者，你拥有许多著名品质，这无疑将使安理会在本月份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加纳代表团同样热烈祝贺意大利常驻代表毛里齐奥·布奇大使，祝贺他精力充沛、极其熟练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事务。

根据安哥拉和不结盟运动其他成员国的请求，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安哥拉关于南非最近进行的新的侵略和继续占领安哥拉领土的指控。提出这种请求是任何会员国根据《宪章》都可以采取的行动。加纳代表团认为这次的请求完全合法，具有最高的紧迫性。也许可以说，由于南非一再违反安理会决议、对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进行无数次侵略，直接侮辱了安理会本身的权威，安理会甚至可以不经辩论倡议者的推动而考虑召开这些会议。安理会全面记录了这些侵略行径。

确实，如果安理会自己提出动议召开会议，以确保安理会决议获得遵守，那么这也属于《宪章》赋予的责任范围。在南非继续不停地侵犯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具体形势下，采取这种行动所具有的优点十分明确，不必加以重复。特别是考虑到安理会自己以前曾决定一旦南非不遵守有关决议便采取有效措施，更是如此。唉，也许我们企望过高，也许我们还未完全发觉错误。

比勒陀利亚目前在安哥拉境内和针对安哥拉采取的非法行动的性质和程度令人震惊。考虑到纳米比亚的军事聚集在最近几个月中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这清楚地表明，南非加紧了对于安哥拉和其他邻国的破坏和侵略。在这段时期内，南非在卡普里维地带、特别是姆巴夏的军事基地进一步扩充，同时军队也大规模调往纳米比亚的北方边境地区，据报道已经集中和部署了一万名南非自卫队的常规士兵，威胁着安哥拉纳米贝、库内内和威拉等南方省份。

显然，南非通过在安哥拉边界西南侧进行军事聚集企图立即实现的目标是将安哥拉部队牵制在该国那块地区里，这样南非自卫队据估计有8个营就可以长驱直入安哥拉的东南地区，援救关多·库班多地区被围困、濒临全军覆没的萨文比雇佣军。在这次军事挺进中，纳米比亚东北部的姆巴夏空军基地提供了密集空中掩护，协助南非自卫队步兵入侵安哥拉领土。这些空军还掩护了贾姆巴的安盟总部。据报道，这次非法入侵进入安哥拉领土达三百五十英里之远。

同样，大家都知道，在安哥拉的东南角，一支数目可观的南非自卫队部队几年来一直为支持安盟而驻扎在那里。安哥拉与南部的部队最近在该地区发生的冲突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牺牲，使数百人丧生，许多村庄及周围地区遭到毁灭，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经过深思熟虑，加纳代表团认为，南非在安哥拉西南侧部署一万名、甚至更多的部队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安盟生存而作出的策略性、或威胁性的姿态。纳米比亚中北部格鲁特方丹的空军基地加紧活动并进行军事准备、第八坦克师的挺进、重炮兵的集中、以及南非在这条战线中总的军火聚集都揭露，在比勒陀利亚最近的非法行动后面包藏着一个战略目的。我担心这个目的并不减少安哥拉库内内省和威拉省立即遭到入侵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南非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行径具有一个预谋的格式。这一格式的核心具有四个中心目标。第一，向安哥拉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停止对西南非民组的外交和物质支持。第二，在安哥拉纳米比亚边境设立一个实际上的封锁地带，作为抑制西南非民组反对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合法斗争的怒火的一个关键的作战要素。第三，削弱安哥拉经济和该国的国防，其具体做法是向安盟提供援助、南非国防军进入安哥拉实行越边境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南非国防军对战略和经济目标采取突击队行动。第四，借安盟之手阻止本格拉铁路线恢复通车，从而使前线国家更加依赖穿过南非的运输线。

这些阴险的目标稍作改动后在其它邻国如法炮制。在充分阐述其政策时，南非实现地区统治以便确保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控制前线国家的经济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推行这些暴力政策是为了确保令人痛恨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生存。

有人争辩说，南非追求其“正当的安全”利益使它的非法和暴力行动似乎有点道理。这些利益的结果是，向安盟匪徒免费提供了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到二千万美元的毒刺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和其它设备等武器。这些利益今天使南非急忙赶去防止安盟势力在南部非洲被歼灭。加纳代表团认为，追求这些利益违反了国际法、《宪章》和本组织的各项决定。

也许，我们也可以十分真诚而正当地问一下：为了促进与南非的军事联盟以便推翻罗安达政权而提供毒刺导弹是不是在寻求一个更加顺从的主顾？

如果种族隔离南非确实可以被说成是在其边界安全方面有着合法的利益，加纳代表团的论点是，就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个问题而言，南非的边界止于纳米比亚以南的奥兰治河的北段。它与安哥拉没有共同的边境线。

种族主义政权在两条战线上对安哥拉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以及安盟分遣队从卡米纳基地对安哥拉东北地区发起的众所周知的侵犯必须受到安理会的谴责。这种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如不加以制止将损害《宪章》的基础，并且不仅在冲突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给国际关系的发展造成危险的紧张。我们的反应绝不能只是温和地为安哥拉的福利请愿，而是必须采取与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明显的危险相适应的行动，南非频繁地向其邻国发动的武装袭击尤其孕育着这种危险。

南非对安哥拉和整个地区推行的非法政策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一个经济情报小组对持续的战争对安哥拉造成的影响所作的估价宣称：

“无法用数量表示自独立以来所遭受的不断的战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显然是重大的。这些损失是在几个方面造成的：

- (a) 袭击造成的直接破坏；
- (b) 经济活动被破坏；
- (c) 政府收入和外汇转用于军事开支；
- (d) 为数甚少的技术力量转入了武装部队，以及
- (e) 间接的和多方面的影响。……”

到1985年9月22日为止，根据安哥拉政府的估计，战争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亿美元。这些是我们目睹的非法性所带来的有害后果，如果《联合国宪章》对维护法治和保障其原则中所规定的、我们将赞成的和平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具体的含意的话，安理会就必须采取行动终止这种后果。

我现在愿谈谈南非代表为他的政府在安哥拉境内和境外的行动辩护时提出的一些理由。

南非代表在发言中以一连串的反问句声称，安哥拉政府违反了阿沃尔协定，遭到大多数安哥拉人的大规模反对，没有举行选举，依赖外国军队以及集结武器和外国人员。我国代表团有许多理由对这些声称一一加以驳斥，但我们暂且把这些话的确切性或虚假性搁置一边。让我们检查一下（尽管是假设性地）南非，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是否根据国际法有权以这些理由侵犯安哥拉。任何公正的仲裁者应该清楚地看到，阿沃尔协定的事宜，举行选举和获得武器均属安哥拉政府或任何政府的内政，因而不能成为任何外国进行武装干预的足够的理由。《宪章》和各种国际公约禁止干涉他国内政。此外，《宪章》第4分部分第2条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南非的理由在国际法中是站不住脚的。

南非代表还说，他的政府有明确的责任

“保护西南非洲和纳米比亚居民免遭恐怖分子掠夺。在此范围内，南非在本地区以保护者的身份行事。”（S/PV.2764，第8页）

对此可作两点有关的评论。第一条是，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管理下的领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南非曾被要求保护纳米比亚或其居民免遭任何人的伤害。因此，南非根据那一条法律或根据那一种授权调动部队保护纳米比亚人？第二，人们不禁要问，种族主义政权根据什么授权变成了该地区的警察？

加纳代表团还注意到，南非代表证实了其国家总统博塔走访了他所称的“那一地区”。这一行为在两点上违反了国际法。第一，他对宽多库邦戈地区的访问是非法进入安哥拉的主权领土；第二，他竟然访问了纳米比亚，而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是访问被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的领土。在此，我们同样应当驳斥南非的辩解，因为这些辩解不过是自我辩白，明显违反国际法。

南非代表为其国家的行动辩解而提出的最后一条理由是南非不允许苏联和古巴

部队威胁其安全利益。这又是老一套的颠倒黑白。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都非常清楚，在安哥拉的古巴部队从未越过边境进入纳米比亚或任何其他邻国；相反，倒是南非部队驻在安哥拉。

因此，我们必须驳斥和反对南非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描绘的其政府军目前入侵安哥拉领土及其准备进一步侵略该国的理由，因为这些理由是违反《宪章》原则和宗旨的依据。

安全理事会颇为清楚地知道在安哥拉境内及周围发生着什么事情，但它将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听取对安哥拉严重局势的不同描述。安全理事会必须以《宪章》的哪些规定遭到违犯以及什么样的行动或一系列行动可能会产生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希望两点为背景，来决定对该问题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加纳代表团坚定地认为，安哥拉受到肆意侵略，其主权遭到侵犯，其内部事务遭到干涉。而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宪章》所禁止的。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命令南非立即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其部队。南非还必须停止把纳米比亚领土用为非法入侵安哥拉的基地。实际上，根据安理会过去的决议，它还必须迅速结束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通融南非一段合理的时间，以便它从安哥拉撤出部队。无论如何，撤军应从通过关于该问题的决议之日起，在不晚于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撤军应受到代表安全理事会的秘书长观察员小组的监督，该小组在撤军期限结束时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报告。

这就是加纳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建议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仅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安哥拉的危险局势，而且是为了维护本机构的形像与权威。如果这些命令受到轻蔑，那么安全理事会就必须召开紧急会议，以考虑采取《宪章》规定的其他行动使南非就范。

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使各国人民免遭战祸，而作为其最高机构的安全理事会，则主要是为保证实现和平而专门成立的。无疑，目前安哥拉境内和周围的局势具有自相残杀战争的一切特征。因此，安全理事会应通过坚定地采取有利于和平的一致行动来挽救其信誉。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布兰科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的主席。我相信，你的经验和外交技艺将使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获得圆满成功。

我还愿借此机会赞扬你的前任，他以模范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侵略和占领安哥拉南部领土的问题。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在过去十二年中，人们屡次在安理会上提出这些事实。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在11月8日写给秘书长的信以及该国外交部副部长在安理会上的发言，都提醒我们注意最近发生的这种侵略行为。这些事实无需在这里重复。因为这些事实还得到了南非政府的证实。南非还表明了最近一次侵略行为的意图是干涉安哥拉，目的在于拯救安盟匪帮，让他们继续扮演南非颠覆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工具和代理人的角色。

我们应当记住的另外一个要点，是下面的事实：安全理事会今年10月30日通过第601（1987）号决议，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并执行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此之后，南非就把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用作它进攻安哥拉的跳板。

很清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实现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不感兴趣。

如果南非真正有意于和平解决该区域的问题，而不是进行新一轮侵略行动，那

么它就应考虑安哥拉总统何塞·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阁下最近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为在该区域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创造必要的和平共处和谅解的气氛。

当我国代表团在这么多发言者在安理会发言之后决定参加这一辩论时，我们知道我们对本问题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

如果我们要利用安理会如此慷慨地提供给我们的这次机会，那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与国际社会一道表达我们对安哥拉人民的声援，并呼吁增加对该国政府的道义和物质支援，使其对付南非的占领、颠覆、经济破坏和恐怖主义行径。

我们对安哥拉人民的声援是源远流长的，是长期的和众所周知的。我们之所以决定参加这次辩论，是由于我们相信人们要求联合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相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承担《宪章》赋予的职责，具有政治权威和必要手段来强制南非遵守国际社会的决定。

我们相信本安理会大多数成员不愿被看作是种族隔离政权危害人类罪行的同谋。我们明白，安理会一些成员，包括一些常任理事国在南非具有特殊的利益。

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要求安理会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政治和法律理由。加纳和其他在前面发言的国家的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只想提出一个道义问题。我们还想等待多久，听任种族隔离政权顽固拒绝接受国家之间的法律和文明行为准则？我们因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还要在多长的时间里使南非有理由自以为得计，相信可以凭借其邪恶的力量来伤害国际社会中的一名合法成员？

我知道在外交政策中使用道德判断的重要性和伴随而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引用一位杰出的美国人的话，他在谈到伦理和外交政策问题时说：

“最后，在答复我们如何来判断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因素时，单维的道义推理使人们很容易把那些现成的东西合理化。笼统地求助于国家理想或意识形态动机……可使人视而不见有关事实和道义选择的其他两维。动机、手段和

效果，所有这三维都是很重要的，运用简单的公式不可能权衡相互冲突的道义要求，必须针对具体情况中的事实进行思索”。

在目前的这一具体情况中，事实是清楚的。 动机是：维护一个种族的优越地位，剥削大多数人和颠覆其他国家，这已遭到普遍的谴责； 手段是：镇压、有组织的暴力和使用武力，这也不能得到国际社会任何成员的支持； 结果是：生命的毁灭，持续的恐怖状态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代表团恳切请求在这一具体情况中的这些事实可以促使安理会采取有意义和决定性的行动，抱着这一希望，我们的发言到此为止。

主席：我感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对我讲的善意之词。

布朗克先生（法国）：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本月的第一次发言，我希望表明，我国代表团很了解你的高尚品质，因此很高兴由你来指导本机构的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我的同事——意大利代表表明，我们非常愉快地看到他以谦恭而干练的方式指导了我们上月的工作。

我们再次召开会议，审议南非的一个邻国作为南非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发出的控诉。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又一次确凿地表明，南非最终决心一意孤行，无端对该一地区各国使用暴力和施加压力。 我们再次注意到，由于南非拒绝接受谈判解决的办法并信守其承诺，世界该一地区周而复始的暴力骤然加剧。

国际社会有义务制止一个国家对其邻国奉行武力和侵略政策的行为。 和平解决争端和避免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基础。

因此，法国谴责并将继续大力谴责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犯独立和主权国家的领土。 我们一经得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实，法国政府便在一份公报中表明了它的严重关切，对这些事实，我不准备再重复其细节。 我希望再次表明我国政府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

目前形势的恶化似乎尤其令人担忧。 博塔总统和比勒陀利亚政府其他官员视

察安哥拉领土上南非部队的消息表明，南非共和国干涉外部事务的政策升级了。比勒陀利亚第一次当场承认它在该一地区的意向，以及它在无视1984年2月16日达成《卢萨卡协议》时所明确作出不干涉承诺的情况下对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侵犯。考虑到南非邻国面对的种种困难，这些残暴的军事行动终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义愤。

这里，几乎无需提及令人忧郁的侵略政策受害国的名单，对此，安理会近来不得不抽时间作出处理。继博茨瓦纳之后，1985年有莱索托和安哥拉，1986年有赞比亚、津巴布韦以及又一次的博茨瓦纳，今年则是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

此外，目前的辩论再次表明，各种因素密切相关，促成了南部非洲局势的恶化。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坚持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持续的骚扰和镇压；对该地区各国稳定与安全的威胁；南非拒绝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立场是明确的。法国重申其坚决谴责南非对外国事务的干涉，要求南非终止其在安哥拉的一切军事活动，着手从该国全部撤出其部队。

法国政府深信，以使用武力和侵犯邻国主权为基础的政策只能加剧目前的僵局，而只有相互尊重他人的安全、对话和谈判才有助于解决南部非洲各国当前面临的问题。

法国一向积极参与通过和执行旨在迫使南非政府结束这一政策的措施。它决心继续这样做下去，不惜一切努力推动寻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世界这一地区冲突的办法。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的友好讲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勒格瓦依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我最衷心地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

十一月份的主席。有您主事，安理会将掌握在熟练的手中。

我们还祝贺您的前任，意大利大使，在他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上月通过了第601（1987）号决议，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它姗姗来迟，但还是激发了执行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我们对他深为感激。我们希望他表现在第601（1987）号决议中的劳动成果将不会被白白地浪费掉。

1974年，即将成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阿戈斯蒂纽·内图先生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发表了一篇讲演，提出了他对独立的安哥拉的设想。他说：

“我们所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国家过独立的生活。一种在国与国之间和本国内部经济关系都是公正的生活，并恢复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效的文化价值。”

内图总统对他那个饱尝战争之苦的国家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就是所有各族人民享有的权利，安哥拉人民享有经济上的公正，以及恢复他们的文化价值，这已被将近五百年的葡萄牙殖民统治摧毁殆尽。他的理想是一个切实的理想，是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解放斗争磨炼中形成的简单而谦卑的理想。

内图总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肩负使命的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他没有从远离我们当代世界喜怒哀乐的孤立小岛依靠遥控来进行他的解放战争。他看到他所热爱的非洲大陆大部分已脱离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成了自豪的独立国家。因此，他对一个独立、自由和自豪的安哥拉的实际设想真正反映了这个大陆早获得独立的国家里兄弟们的理想。

内图博士和安人运在安哥拉获得独立之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包扎好战争的创伤，使经济重新运转起来”，而那时有很多伤口需要包扎，有一个被破坏的经済需要恢复。我们不敢忘记，在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即将作为一个自由国家诞生的那一刻，由于南非军队及西方情报机构收买的各种雇佣军的野蛮入侵，结果安哥拉的独立险些胎死腹中。安哥拉从那以来始终没有享受过和平。反对葡萄牙殖

民主主义的解放斗争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更为严重的斗争，一场关系到独立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斗争。

换句话说，当自由的旗帜终于在1975年11月11日在罗安达升起的时候，那些曾经试图破坏安哥拉独立而没有成功的来自本地区的、地区以外或大陆的势力不愿、也没有接受失败。他们决心把一场新的战争加在这个新生的国家头上。他们也确实这样干了。

在安哥拉独立以来的12年中，南非和它的朋友们从来没有让安哥拉安宁过。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从来没有接受过安哥拉的独立，那些曾与种族主义政权合谋要在诞生之际摧毁安哥拉的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的势力也没有接受过它的独立。

我们要问的问题很简单：安哥拉人民干了什么，要对它如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宪法：

“承认、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包括外国人财产，但这些必须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和安哥拉人民的利益。”

这有什么错？海湾石油勘探和生产公司总裁1980年9月17日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小组说：

“有一种根本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我认为这是理解我们在安哥拉的富有成果的关系的钥匙，这种关系对安哥拉和对我们都是富有成果的。海湾公司没有受到安人运……政府社会主义理想的不应有的妨碍。”他继续说道：“实际上，海湾公司没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或歧视问题。”

难道这里有什么不对吗？

安哥拉的前总统、那个饱受磨难的国家的奠基人，一位现实主义者和讲求实际的人一直坦率地强调他的国家要信守不结盟。他反复声明，安哥拉将：“绝不做任何外国的奴隶，不管它是苏联还是任何其他大国”。难道这有什么错吗？这里面有什么共产主义？然而我们今天却被告知，由于古巴军队和俄国顾问在安哥

拉的存在，安哥拉已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独立也因此遭到了损害，它的人民被剥夺了自决权，以及其他一大堆胡言乱语。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是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在西方的辩护士提出的，他们在过去的12年中尽其一切所能确保古巴军队不撤离安哥拉，这实在是够难堪的了。

为什么安哥拉的敌人坚持要无视和诋毁这些新的历史事实呢？1975和1976年并不遥远。难道他们需要提醒才能记得古巴军队并不是在1975年某一天早上在哈瓦那或其他什么地方突然醒来就决定到安哥拉去的吗？为什么他们不能诚实一些，接受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西方民主、文明和道义的监护人比勒陀利亚政权应对古巴军队应邀进入并继续留在安哥拉负责呢？他们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

我很遗憾，主席先生，我不习惯于骂人，但如果我们要把问题讲透，有些事实需要讲得生动些。我将努力讲得生动些。

不是我，而是一位美国记者，《华尔街日报》的乔纳森·斯温特尼在他的《不断树敌：建立一个不友好世界》一书——这本书写到如果把劲儿使到了，你就能给自己树敌，某些国家确实够使劲的——中说：

“在安哥拉驻有如此之多的古巴人是美国政策的直接后果，这种政策使一场短暂的、三级的小规模冲突扩大为一场主要战争，一场美国从来无意打到底的战争——实际上如果真想打到底那真是疯了”。

但是，不管疯不疯，安哥拉的这场战争仍在继续。为什么南非及其同伙在1975年11月未能阻止安哥拉人民实现独立、行使自决权后仍不肯停止干涉安哥拉呢？如果他们允许安哥拉人民在和平、自由的环境中开始刚刚获得的独立，那么就有理由指责古巴军队继续呆在安哥拉已不受欢迎了，如果他们在没人邀请、没人需要、没人喜欢的南非军队撤走之后还长时间呆着不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南非在阻止安哥拉诞生的企图失败后仍执意扼杀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如果未能在出生时就扼杀，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被迫按照比勒陀利亚的形象再生、

重建，当今安哥拉东南角的安盟匪帮的头头就是这种形象的具体化身。如果不通过萨文比的背叛行为的方式按照比勒陀利亚的形象再生、重建，那么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就得靠使人挨饿至死的饮食过活；这种饮食就是破坏安定、政治强奸和经济扼杀。令人痛心的是，安哥拉从1975年以来一直就是这种悲惨的生活方式。这个饱经磨难的前线国家能生存下来并不是因为什么奇迹。这是由于它的英勇的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绝不允许他们的自决权被剥夺。

据讲，安哥拉由于邀请古巴军队来帮助它度过危局，导致了共产党的干涉和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在现今众所周知的1979年兰开斯特大厦会谈达到高潮时，英国下院一位极端保守的议员，我们最好还是不提他的名字，曾经吵吵嚷嚷、怒气冲冲地说，爱国阵线同国内各党派和英国政府达成的协定必将导致南部罗得西亚成为独立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时成为狂热的共产主义国家。按照他基于意识形态而确定的自决权的定义，南部罗得西亚只能在穆克索雷瓦、甚至史密斯本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由和民主，因为他亲西方。甚至就在这个美妙的国家中，塔倍比思想学派也风行一时，至今仍然如此。在这个学派中，或许有人回想一下，会非常怀疑出色地主持了兰开斯特大厦会谈、使之取得圆满结局的卡林顿勋爵具有共产主义倾向。卡林顿勋爵为什么不设法中断兰开斯特大厦会议，把穆克索雷瓦送回索尔兹伯里，在自封为一家之主的比勒陀利亚的教导下，继续统治津巴布韦和罗得西亚？

这样，可以看到我们一切都明白。在文明、民主和基督徒的西方世界眼中，只有那些取得独立后立即宣布亲西方并随后作出相应表现的殖民地人民才能行使自决权。否则就有理由颠覆他们，杀害他们无辜的百姓，摧毁他们的经济，彻底剥夺他们的稳定与和平存在。

愿上帝保佑，下个月那个西方的超级大国将同东方的超级大国签订一项意义重大的条约，而且我们被告知说这项条约好极了，我们完全同意这点，因为我们问心无愧地而且十分强烈地坚信和平共处的原则，而只有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

论大小、不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能建立友好关系时——这种关系应当而且必须超越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互不相容性——和平共处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确实坚信选择朋友和辨认敌人的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所有自由国家和人民的特权。这项权利本身所固有的一项特权就是两个或数个自由国家之间签定协议的特权。在这些有关自决的问题上，我们避免盲目遵从纯属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签订及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改善不使也不可能使华盛顿传染上共产主义病毒或者莫斯科传染上资本主义病毒。

在我们看来，安哥拉并没有变。安哥拉并没有仅仅因为古巴军队根据安哥拉和古巴之间的协议驻扎在安哥拉就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安哥拉是一个被野蛮地剥夺了在和平的环境中培植自己深深扎根于其人民文化中的非洲民族主义的权利的非洲国家。不管怎样，安哥拉一直在一心为生存而战斗，同不可一世的势力进行战斗，以至即使它想从古巴军队那里学点儿共产主义它也没时间这样做。

但是如果安哥拉行使其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权利，选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其指导方针呢？那又怎么样？难道它没有权利这样做吗？西方的正义、平等和民主的源泉难道不正是各国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这种生活方式不干涉其他人民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我讲这些是为了强调一下已经很明白的事理。在安理会中，无人可以否认安哥拉人民不应遭受南非军队对其国家的凶残的侵略，而这个南非则以某个或某些在道德、高尚和民主方面自命为祖师爷的国家为帮凶。以抵御并不存在的共产主义影响在南非的蔓延的名义，在安哥拉人民自己的国土上冷酷屠杀无辜村民，没有一丝一毫的道德、高尚和民主可言。

安哥拉来到安理会不是为恳求仁慈，它是来报告爱护和平的安哥拉人民遭受的严重的不公正对待。安哥拉的局势是严重的，非常严重。安理会听取了种族主义南非代表的发言。他使安理会完全明白了这个好战国家的意图。他清楚表明，在安哥拉屈膝投降之前，在人运或者就其13年前在《阿沃尔协议》问题上的行为向南非道歉，或者拥抱萨文比之前，南非不会停止对安哥拉的侵略战争。

然而，即使南非代表在为其“国家总统博塔最近对冲突地区”（S/P. V. 2764，第8页）——即安哥拉南部地区——进行的访问辩解时，还争辩说他的国家没有“与该地区任何一方”（S/P. V. 2764，第8页）打仗。我们要问，不是打仗，那是要做什么？如果南非不是在与安哥拉作战，博塔总统访问他在南部安哥拉的军队干什么？难道博塔总统是应安哥拉政府的邀请访问的吗？但我们还应至少感谢曼利大使向安理会提供以下情况：

“出席本安理会会议的许多政府的高级代表也访问了这一地区。”（S/P. V. 2764，第8页）

了解这些政府是否派遣高级代表到南非去过，倒很有意思。这是曼利大使引起的猜想。我们要问，他们是从边境的哪一边对这一地区进行访问的？我们在此审议的是不是对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一樁大阴谋？我们希望在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结束之前，如果在这个会议桌旁坐有任何有嫌疑的人，他们会坦白承认，使我们知道谁是安哥拉和南部非洲人民的朋友，谁是它们的敌人。

我们以前多次重申，西方实施所谓的建设性接触给南非一种印象，使它觉得种族隔离政权可以在整个地区做任何它认为对西方世界有利的东西，即使这意味着对邻国进行野蛮的谋杀行为也可以。西方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要问，西方还要干什么？南非已宣布它与安哥拉打仗是为了支持安盟匪帮。比勒陀利亚军队已不再是在安哥拉南部穷追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不是的，他们在那里是为了与安盟一道打安哥拉，他们甚至不是为了打古巴人，因为古巴人并没有卷入这场战争。反对安哥拉的战争是要迫使安哥拉求救，用一个以比勒陀利亚为模子建造的政权来取代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政府。

原因就在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工作等着安全理事会去做。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一个只是希望不受干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自己的未来的第三世界小国正处于危难之中。难道安理会要坐视南非进行谋杀以后，逃之夭夭吗？这就是个问题。对象南非不断地对前线国家安哥拉，以及所有其他前线国家犯下的这种

野蛮的侵略行为安理会还要表现多大的宽容？难道安理会容忍这种侵略行为不就是鼓励这个世界上的胡作非为吗？

我们对安理会的理事会要十分老实。作为一个前线国家的代表，我要毫不含糊地告诉安理会。安哥拉不会在南非手里消亡。我国并非超级大国，我并不是说我国要保卫安哥拉。但如果西方为进驻在安哥拉的35,000古巴士兵而夜不成寐，那么，好戏还在后面。因为如果安理会让南非威胁安哥拉的生存，安理会的下次讨论安哥拉提出的控诉时，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安理会很快将处理的是从古巴或别处来的更大数目的外国军队，成千上万的军队将进入安哥拉，因为安哥拉不会让它的人民被消亡掉。

为了南部非洲的和平，安全理事会应该对南非说“够了”。安全理事会应该以一个坚定的声音要求南非立即从安哥拉撤出，并且没有先决条件。南非军队并不是应安哥拉合法政府的邀请进入安哥拉的。而古巴军队却是。必须将这一点明确告诉南非。

如安全理事会不能坚决采取行动，就会使联合国的这一机构完全名实不符，并有愧于本组织《宪章》为它规定的地位和作用。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哥伦比亚的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佩尼亚洛萨先生（哥伦比亚）：主席先生，我想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的主席。你丰富的阅历和卓著的外交才能将使安理会的工作在你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意大利布奇大使的赞赏，他以灵活和干练的方式在10月份指导了安理会的辩论。

同时，我想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给予我参加目前辩论的机会。

当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没有遵守本组织的规定，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并有计划地对其邻国奉行动武、侵略和颠覆的政策时，国际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谴责这个国

家并对它进行惩罚。这就是南非的情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再次在安理会对南非提出控诉。多斯桑托斯总统在11月18日给秘书长的信以及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上星期五的讲话毫无疑问地表明，南非以惊人的方式加紧了对安哥拉的侵略，国际社会在这些行动面前不能无所作为。

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要做的事是要保卫其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的确是它对前线国家一再发动进攻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原因所在。

但只要种族隔离继续存在，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就十分困难。种族隔离的魔爪伸向整个区域，构成危害到大陆该地区众多邪恶的直接和间接根源。必须在世界上根除种族隔离。

支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呼声很高。最近对安哥拉的袭击——对该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践踏——特别令人不安和十分严重，因为这对整个地区和纳米比亚独立影响极深；纳米比亚的领土一直被非法占领并被用来侵略安哥拉和其它独立国家。

南非总统及其五位内阁阁员最近未经事先获得允许就访问了安哥拉领土；这次非法访问引起各界广泛愤怒，因为这是公然践踏安哥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南非的侵略行径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数目和花样上更加变本加厉。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迟缓，而应立即采取最后行动。

安理会审议南非制造的问题比审议世界上其它许多严重问题花费的时间都多。在安哥拉问题上已通过大约十二项决议。然而，冲突在逐步恶化。正如安全理事会必然会不耐烦一样，国际社会的耐心也已耗尽。安理会必须使用所有和平方式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世界不能继续眼睁睁地看着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的公然侵略！必须变被动为坚决的行动，这一行动就应该从安全理事会里面开始；这里的全体成员必须立场一致，结束南非肆无忌惮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南非继续将非洲大陆整个一块地区搞得天下大乱。

安哥拉在其短暂的独立阶段，没有能够集中精力开发其所有资源和为其人民谋

福利。它必须为保卫其领土而分散精力。安哥拉人民享有在没有外来干涉情况下，在自己国家内实现安全与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尊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同的义务，保证这一权利成为现实。

哥伦比亚坚信并致力于和平事业和《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国际法原则，同联合国内反对并谴责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它前线国家的许多成员意见一致。因此，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占领和反对一国践踏另一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哥伦比亚相信，安理会将在其目前审议的问题上履行其责任；我们相信，安理会将通过并付诸实施一项着手恢复南部非洲和平与安全并消除一个对全世界的威胁的有力决议。

主席：我感谢哥伦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外事秘书古里拉布先生。我现在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古里拉布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1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你圆满成功。

我还要再次向你杰出的前任意大利的布奇大使表示敬意；在他干练的主持下，安理会上月审议了紧急的纳米比亚问题，通过了要求在西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博塔政权之间停火的第601（1987）号决议，以此作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赞同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一步。

回顾起该次辩论的成功结果，我愿表示，西南非民组对于秘书长为使第601（1987）号决议生效而采取的受人欢迎的行动感到满意。秘书长已经收到西南非民组主席的一份信函，其中明确断然地重申了我们签署和遵守停火的众所周知

的立场。

非洲和整个热爱和平的人类期望安全理事会在面对比勒陀利亚最近无端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情势下采取有利于安哥拉这个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迅速、集体和果断行动。我们希望，在此次辩论中，在座的所有成员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采取一致庄严的行动。

安理会听取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德穆拉同志充满激情和事实的发言。安哥拉在过去不断遭受危害和坎坷不平的十二年独立日子里，由于比勒陀利亚一再推行的破坏政策，被迫多次到安全理事会内来控诉。迄今安全理事会至少通过了11项关于安哥拉问题的决议，安哥拉独立以来几乎是一年通过一项；所有通过的决议都是由南非侵略安哥拉引起的。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关于这一地区的首次系列会议，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一地区是敌人在南部非洲进行穷凶极恶的冒险活动的目标。我提醒安理会比勒陀利亚把整个非洲大陆视为其所谓的合法安全利益地区，以防我们忘记这一点。今天是安哥拉再次遇到了侵略，但其它前线国家和邻近国家也多次遭受到这一政权这样或那样的军事进攻、侵略行动或颠覆。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就永远会有更多的类似的指控，因为会有更多的无辜的、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民将丧失生命，更多的和平国家会受到共同敌人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入侵和占领。

让我们也不要忘记不算太久以前布尔种族主义分子招募、训练、运送并部署了雇佣匪帮推翻了远离南部非洲地区的塞舌尔政府。种族主义布尔人的公开声明或暗中显示的意图是险恶的。他们的行动总是没有诚意，他们的生涯是刀剑生涯，他们只懂得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统治。我们都知道以刀剑为生的人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判决。

种族主义分子的凶兆已经出现。不得不在远离自己国家的地方进行种族隔离战争的士兵和军官理解这预示着什么。当然，博塔及其之流是一群病弱的老朽，

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对军事威力战胜一切的不正常信念使自己变得衰弱不堪。取得最后胜利的将不是军事威力，而是广大民众。布尔人不知道这一点，但我们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正在缓慢而艰难、但却肯定地认识到正如他们的子弹能杀死我们一样我们的子弹也能杀死他们。看到他们将千百具死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青年的尸体运回种族隔离国家，我们知道他们在国内付出了很高的生命、资源和政治代价。我们知道他们很难无止境地继续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我们的目标是稳步地增加推动力，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要求实行自决和解放。种族主义者正以种族霸权的名义杀害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人。

非洲白人集团决心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制度，这是事实。而白人选民在今年5月只允许白人参加的选举中有极好的机会抛弃种族隔离制度，但他们却选择了投博塔的票，让他重新掌权，并在所谓的议会中又加进了其他右翼极端分子，就又怎么说？我们认为他们也应该受到指责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是种族主义分子，害怕民主和变革。我们拒绝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老师，但正如我们的一位善良的老同志喜欢说的那样，宽恕是合乎人情的；但却决不能忘记。

事实上是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下的安哥拉人民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年代1975至1976年打败了种族主义入侵者及其变节分子合谋者和叛徒，把他们赶出了安哥拉，他们为打破种族隔离政权军事上不可战胜的神话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合时代的残酷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被打败之后，比勒陀利亚又徒劳地寻求把自己安插进安哥拉，成为殖民国家的继承人。葡萄牙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了我们的邻居达500年之久。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全心全意地支持安哥拉政府要求就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必须纠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及其西方辩护士经常重复的滑稽之辞：比勒陀利亚武装部队入侵和侵略安哥拉是为了追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战士。这纯属胡

说八道。南非军队早在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就是72年以前就入侵了我国。纳米比亚人民没有请它来，我们始终要求它完全撤出我国。占领部队已从1915年开始时的几个营扩大成了一支部署于全国的100,000人的部队。1975年种族主义武装部队及其盟友以纳米比亚为后勤补给基地入侵了安哥拉，这不是为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而是为了阻止这一国家获得来之不易的独立。安哥拉遭到入侵，其稳定受到破坏，这是因为它反对种族隔离，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定地支持英勇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

自然，前线国家由于历史的和我们这一地区的地理和政治地理原因，在纳米比亚争取彻底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集体地或分别地发挥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我们非常感谢这种声援和鼓励，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艰难日子里我们将继续得到更多的声援和鼓励。

在这一方面，我必须特别赞扬安哥拉人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工人党及其政府，重申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反对势力，包括武装匪徒和傀儡的共同斗争中对他们的尊重、敬佩和情感。

安哥拉政府挫败了敌人妄图使安哥拉重新沦为殖民地的罪恶阴谋，在国内外奉行进步的政策。敌人对此恨之入骨。除此之外，安哥拉也正遭受袭击、颠覆、入侵和占领，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百姓被屠杀，原因是由于安哥拉采取了与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民组共同并肩战斗，争取纳米比亚自由的原则立场。

正是为此原因，在纳米比亚人民群众和西南非民组战士的心目中，安哥拉占有独特的地位，被看做是真正的朋友，可靠的盟友和慷慨的邻居。安哥拉人民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不亚于任何人。但是，也已有成百上千的安哥拉人为了纳米比亚的自由而牺牲。正是我国被南非政权用做跳板，多次毫无道理地对安哥拉侵略，对赞比亚和其他前线国家侵略。

因此，西南非民组对我们人运工人党的战友们表示最真诚的声援，向那些为了我们所有人而在战场上牺牲的勇敢的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战士表示悼念，这并非仅出于一种义务。同志们，谢谢你们。同时，也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总是在同一战壕里战斗，共同进行捍卫安哥拉的真正独立与争取纳米比亚解放的斗争。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维南西奥·莫拉同志在本次辩论所作的重要发言表示欢迎。

关于敌人对安哥拉发动的最新的侵略，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这是为挽救安盟武装匪徒所采取的行动，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即将把那些匪徒一举歼灭。第二，博塔傲慢和非法地进入安哥拉主权管辖的领土并不表明其具有无限权力，而是孤注一掷的行径。这是经过考虑后采取的冒险行动，目的是给侵略军打气，给其走狗们打气，他们面对着武器精良、部署得当的人运部队。

种族主义者没有告之世人，他们的人员遭受了巨大损失，军用设备和其它战争物资被摧毁。安哥拉副外长详细地描述了在安哥拉发生的事件，描述了敌人是如何被击溃。

现在，我想提一下敌人的伤亡以及由此而在纳米比亚出现的进退两难的局面。

1987年10月31日，在位于纳米比亚北部翁丹瓜东北方57公里的奥坎胡迪一带，敌军与西南非民组的军队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交战。100多名南非士兵被打死或打伤。这是包括约70辆装甲车和卡车在内的车队的一部分，这支车队遭到了伏击。

另外一次，我方军队对开赴安哥拉的敌军车队设下了经过精心协调的埋伏。在随后发生的激烈战斗中，14辆作战车辆被完全击毁，另外一辆古菲尔式战车和一辆狼式战车被完好无损地缴获。同时也缴获了各种手榴弹掷弹器，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人体杀伤地雷及其它作战物资。

在10月份早期，纳米比亚境内也出现了其它重大战斗。10月3日，我们的部队袭击了位于奥玛弗的臭名昭著的科伏特侦察小分队的临时营地；次日，我

们的部队攻占了位于纳米比亚北部切亚的一个敌军哨所。 共打死18名敌军士兵。

10月10日，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另一支部队袭击了位于奥沙卡蒂西北方100公里的查维维的南非基地，打死了7名敌军士兵，打伤了一些其他敌军。

被击毁的有一辆“卡斯比尔”式运兵车、一辆燃料车、一辆运水车、两辆军用卡车和五个睡觉帐篷。 10月13日到14日之间，我们的部队破坏了位于奥沙卡蒂西面104公里处的奥玛亨格的一个电话线路和其它通讯网。

在我们的部队对敌人采取这些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同时，11月12日还在温得和克、沃尔维斯湾和奥希坎戈用炸弹爆炸，所有这些都证明南非占领军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自11月18日以来，已陷于一片混乱和惊恐之中的占领军封锁了纳米比亚海港沃尔维斯湾附近的奎塞姆恩德镇。

种族主义者切断了该镇与纳米比亚其它地区和外界来回进行联络的电话线及其它通讯手段。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严厉的新闻检查和封锁新闻与信息做法，国外对这些重要的事态发展所知甚少。

随着在沃尔维斯湾部署战舰，派遣更多的军队和雇佣军来对武装斗争的加强做出反应，局势正日趋紧张。

不仅如此，西南非洲领土部队这一傀儡军中的两个由黑人组成的营，即第101营和102营发生了兵变。 这支部队是比勒陀利亚建立起来的辅助部队，目的是帮助比勒陀利亚进行其殖民战争，作为安盟/莫桑比克抵抗运动式的工具，对独立后的纳米比亚进行颠覆。 上述两营的士兵拒绝穿安盟的制服，拒绝同南非白人和匪帮一道在安哥拉打仗。 其中有许多人被关押在温得和克、格鲁特方丹、沃尔维斯湾和奥奇瓦龙戈。

哗变的士兵抗议说，他们之所以拒绝到安哥拉是因为“我们不愿违心地成为安盟雇佣军。”其中有约300人已被送到沃尔维斯湾的军事监狱，另有48人已退

役。约有500名纳米比亚的黑人士兵参加了这次哗变。

哗变士兵也指责所谓南非国防军胆小如鼠，因为该军的士兵打仗时躲在纳米比亚黑人士兵的后面。黑人士兵被部署在白人士兵之前，这是P. W. 博塔的绝望阴谋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白人士兵的消亡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位前101营的士兵向所有打算参加博塔占领军的纳米比亚人发出了呼吁，

他说：

“前往安哥拉与西南非洲组打仗是危害社会罪。在自己的国家进行反对人运的战斗是犯了违背上帝意志的罪行。”

博塔通过纳米比亚向安哥拉进行大胆的军事冒险活动，必须在上述它遇到的重大军事挫折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下，才能看清。他进行的广泛活动既精于计算，但又铤而走险，其目的是安抚国内日益增长的公众压力，并自称他的部队完全控制住局势。他骗不了任何人，甚至骗不了他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天天都在掩埋自己心爱的人。在敌人军事占领所到之处，纳米比亚和安哥拉，都有越来越多他们心爱的人正在被杀害。

我们和安哥拉同志没有其它选择，只有继续向共同的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直到博塔完全彻底干净地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并同意不再拖延地与西南非洲组签署和执行停火决议，从而，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铺平道路为止。为此目的，必须立即消除如下那些可怕的障碍：组织武装匪徒，并给他们提供武器和资金；坚持推行建设性接触、联系解决和强迫外交等为人们唾弃的政策，改从而赞成在我们这个地区实现自由、和平、稳定与发展。这就是南部非洲各国和人民的真诚愿望，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我们的事业。

11月23日博塔的走卒在这个大厅所作的发言完全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篇讲话没有提供一点东西，只是提供了一篇堪称精彩典范的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

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应该毫不费力地一致通过摆在它面前的决议草案，以便向比勒陀利亚发出一个明确而严肃的信息说：安全理事会坚决反对南非的无法无天，安理会支持安哥拉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卫权利。

主席：我感谢古里拉布先生对我讲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1月份的主席。我们希望，你任职期间的标志将是安全理事会积极而有效地坚持履行了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我们向你的杰出前任意大利的布奇大使表示敬意，由于他良好的和富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才能，他所主持的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有关问题的第601（1987）号决议。我们希望贯穿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始终的理解精神，能再一次表现在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一重要问题上。

召集安全理事会是为了采取行动阻止种族主义南非对一个热爱和平的非洲主权国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的新的侵略。因此安全理事会的会议符合我们组织的缔造者以及《宪章》起草者的意图，他们运用集体智慧，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宪章》在这方面的条款十分具体明确，无需在此重复。

种族主义武装部队最近侵犯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占领其部分领土，在许多方面都跟以往不同。在种族主义南非军事干涉安哥拉的可耻历史上，比勒陀利亚政权首次当众公开承认了它侵入了享有主权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在进行这场赤裸裸的侵略的同时，南非又对博塔先生和经他挑选的几位种族主义政权的成员对被占领的安哥拉南部地区的访问作了电视报道，进一步显示出其十足的傲慢态度。再没有比这种炫耀赤裸裸的挑衅更卑鄙的了。也许，我们对于事态的变化不应大惊小怪，因为这种行为只能表明一个其寿命屈指可数的政权

是多么的绝望。

只要种族主义军队控制着安哥拉南部地区，它就声称有权追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自由战士。这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且同样也是伪造的。这是有意藐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南非当众毫不羞耻地承认与安哥拉交战这一新发展只能被解释为要让种族隔离社会里的白人在听到至今被认为是战无不胜的种族主义军队遭到极其惨重的伤亡时，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我们好象正在目睹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1934年泄恨入侵和占领埃塞俄比亚在现代的重演。那次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挽回意大利人于1895年在著名的阿多瓦战役中败北而失去的民族荣誉，因为在该战役中意大利军队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国际联盟在处理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时表现出了扬扬得意的态度，这种局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是安全理事会不应当表现出这种得意的姿态，它应当认识到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实质，履行《宪章》赋予的义务。

我现在想要进行说理，对那些一贯谴责种族隔离而却又给予这一为社会所抛弃的政权安慰和鼓励的人们作出呼吁。

我是一名基督教徒，我竭力信奉基督教原则。在我国的文化中，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为了大家能理解，我想解释一下：一个人的同伴和关系决定了他对朋友的选择。正是本着这个说法的精神，我认为有必要向那些成员国作出呼吁，因为它们与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勾结，它们与种族隔离的南非从事黄金、钻石和其他矿物的交易，它们向南非的航空公司提供着陆权和技术设施，它们与种族主义南非进行文化和旅游上的交往。所有这些国家，不管它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朋友。它们与比勒陀利亚本身一样，都应该对种族主义的南非的犯罪活动负责。我们认为，这些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朋友是不希望因为种族隔离的罪恶而受到历史的谴责的。我们确信，它们的人民认为种族隔离是令人憎恶的，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我们以一切体面、公正和道德的事物的名义，呼

吁这些国家的政府终止支持比勒陀利亚，停止与它的勾结。我们认为，同他们一起合伙是不光彩的。

一个从法西斯葡萄牙的殖民主义令人窒息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国家却得不到确定其国家命运的必要的自由与和平，这是对我们世界的国家的一种悲痛的评价。自1975年以来，法西斯南非在某些朋友和盟友公开和隐蔽的鼓励和支持下，对独立的非洲邻国，尤其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开始进行了最恶毒的侵略和颠覆。为了颠覆邻国南非招募和使用雇佣军还不算，最近又通过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入侵安哥拉，利用种族隔离的武装部队进行直接干涉。因此，安哥拉被剥夺了建设国家必要的喘息机会。安哥拉被迫将其有限、但极为需要的资源用于捍卫其领土完整、独立和自由的生存。

人们呼吁安全理事会进行谴责的对象是这种侵犯一个和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可惋惜的局势。国际社会一定要对非法的侵略明确表示愤慨和谴责。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决议草案是简明扼要的，应该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全力支持。即使在种族主义南非不予遵守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以及安理会准备执行其各项条款和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乃是非洲、事实上也是国际社会希望安全理事会最起码要做到的。

我们敦促各方不要再事推诿。让我们大家都不要直接或无意地支持对非洲子女的残忍的谋杀。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果断地作出正确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确信，你的经验和能力能确保安理会工作取得成功。我还必须对你的前任，意大利的常驻代表表示感谢，他出色地领导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共和国的侵略，该国自1975年以来，一直是这种不断侵略的受害者。这是一场该政权动用了其种族主义部队、雇佣军、和土匪为了对安哥拉人民从事犯罪的恐怖主义活动而进行的战争。此外，南非自1982年以来，占领了安哥拉的一部分领土。

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在安理会的发言清楚地叙述了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所犯罪行的细节。它还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继续执行其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侵略政策，而这种政策侵犯了邻国的主权，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动荡，其目的是要统治这些国家，以便对它们施加压力，劝使它们放弃支持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治的受害者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行径是最丑恶的。它动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对阿拉伯国家所使用的残忍的、不人道的法西斯手段。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安哥拉的侵略战争是从纳米比亚领土发动的，这是它继续在违背联合国决议，特别是表明联合国纳米比亚立即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情况下非法占领的领土。南非正把该领土作为对非洲邻国采取侵略行动的跳板。

对安哥拉的侵略是针对整个南部非洲的众所周知的侵略政策的一部分。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加紧其侵略性的颠覆和恐怖行动。它对前线国家使用自己的军队和受它训练、资助和招募的雇佣军。该政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及其对邻国的侵略行动是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些暴行只会引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愤怒和一致谴责。

目前对安哥拉发动入侵的时候，安哥拉军队正在捍卫自己的领土并重创得到外部支持在安哥拉犯罪的匪帮和恐怖分子。这次入侵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使这些匪帮

免遭灭顶之灾。比勒陀利亚政权明确宣布它的军队在安哥拉作战是为了阻挡安哥拉军队消灭这些恐怖主义傀儡。

比勒陀利亚的挑衅达到如此程度，它的一些官员访问了被占领的安哥拉领土的一部分，违反了旨在确保每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宪章》和国际法规则。这次入侵无疑是蔑视联合国的行为并违反了一切有关国际宣言和文书。

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如果没有获得某些西方国家和它的孪生兄弟、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在这两个政权的合作与协调范围内提供的经济、物质和政治支持和援助，它就不可能如此大胆。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谴责这一违犯行为，毫不迟疑地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停止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结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公然侵略。这些措施还应包括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迫使这个被唾弃的政权停止一切种族主义和侵略行径，无条件地从安哥拉领土撤军，并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最后，我们向勇敢地面对这一残酷的侵略行动的安哥拉军民表示敬意。我们向为自由、独立和尊严而斗争的安哥拉人民表示声援。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本次会议发言人名单上的代表已经发言完毕。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11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6点55分散会。